

T 9299/7223

1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30 1940



第二十六卷

世系部 十七

尚論 二

劉向說苑 序

楊雄

楊雄始末

馬援征五溪

伏波 碑

周黨嚴光

釣臺 賦

廉范

黃叔度 記

郭泰 碑

梁鴻

何進

漢黨人

東漢節義

先主

關壯繆侯 贊

八陣圖

諸葛亮

漢後主



卷二十六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六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世系部 尚論十七

劉向說苑序

明黃 輝

劉向說苑二十篇故亡逸過半曾鞏氏始為蒐校序而傳之至於今有完說苑者輦力也當周之衰諸子各以其說鳴大要意所欲出激而為詞詞盛氣厲旁傳事變而自旌於古今之間以必後世之不吾廢乃說苑不然徵事者十九傳意者十一意若不必已創而顧籍事起



頗類韓博士嬰之說詩也。而其囁嚅不盡者，若曰古固有之來者獨奚而不然？吾姑臚列其質而俟之。世且自有導澤者而焉用畢予詞爲也？山澤之富，衡虞之籍，飛動指發，使人目佃而意漁。彼誠遵吾之所爲地而入，終不虞乎無所獲而出。向之說所爲以苑自名歟？而曾鞏氏齟齬焉曰：博而不精，忘其枉已而徇物。夫引繩孔孟下稽子政，豈不甚正？然不細論其世而深厚其意，則吾未知向之必屈也。當漢中爲天阿，旁落宮鄰，金虎雪焜，翁訛向自以劉氏宗正拓落，不柄事而徒縻天祿。幾幸一言之悟主，凡所爲校述數十萬言，皆是物也。是篇之

言煜音  
世毓宗言  
人光兒

目首君道，次臣術，次建本而終之於文質之故。大指亦足以觀矣。必欲以精微求多於向，則石渠同異、六籍聚訟、人主顧不狎聞之邪？夫言不蘄精要之適務，旨不蘄微要之中窾，人固有莊言而格卮言而入者。說在野人之還繫驂也，詳向所摭引，驕駁誕詭，誠不一軌於正。然遠稱先民下逮耳目，其間世代之升降、上下之咨陳、權奸之專擅、讒佞之構煽、辨說之移奪，亦足以喟然而遠鏡矣。惡在其爲徒博耶？又按向所自爲奏，蓋典校中書雜事，除去重複及繆亂淺薄者，條列篇目，以類相從，爲可觀而已。非欲爲一家言，明白道術也。而輩必譏之至。



文亦以枉已嗟乎以子政之才稍向色璫戚卽不丞相御史大夫容渠不紹父侯耶而踴踴望之堪猛之間孤危自老者何也或曰向誠精忠胡不直以意列上而屑屑繁取以自溺厥指爲曰向諸封事言不啻直矣而旦夕不施用懷抱縈紆懣塞而無所出以爲一日之羅不可得鳥則多張而廣俟之是以其爲說委蛇汗漫而與其中蓋吾觀其所語陳子公者至不得已而自託於騷歌之餘如曰徇漢重而爲漢枉乎卽子政甘之矣予故重爲序如此

楊雄

漢班固

雄之自叙云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勢利乃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



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胥之唯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旣以符命自立卽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未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淨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素貧而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

事者載酒餽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余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楊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



遭時君更閱賢智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後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俱存

○楊子雲始末辯

明焦竑

子雲古以比孟荀自宋人始訾議之介甫子固皆有辯然其劇秦美新之作未有以解也近泰和胡正甫辯證甚悉吠聲者當無所置喙矣正甫之言曰往予閱揚雄仕莽投閣劇秦美新而綱目書莽大夫惟雄以彼其才而媚莽心竊鄙之後見程叔子取其美厥靈根之語愕

曰雄乃有是語乎又韓退之邵堯夫司馬君實諸君子咸稱引其說徃徃怵予心已乃取法言讀之其紬六經翊孔顏義甚深又嘗不韙屈原而屢斥公孫弘之容且曰如拙道信身雖得天下不可爲也予則嘆曰世之論雄其然豈其然乎終無以決於心最後讀雄傳稱雄有大度自守泊如仕成帝哀平間未言仕莽獨其贊謂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余考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又相牴牾矣又考雄至京大司馬王音奇

劇秦  
美新  
投閣  
符命  
咸  
証  
妄  
耶  
終  
難  
脫



其文而音薨永始初年則雄來必在永始之前無疑然則謂雄爲延於莽年者妄也其云媚莽妄可知矣蓋予懷此久矣今年春按部郫縣而雄郫人也讀其邑志得於鄉人簡公紹芳辯證尤悉簡引桓譚新語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雄卒永始四年去莽篡尚遠而劇秦美新或出於谷子雲以予校之莽自平帝元始間始號安漢公今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載爰自高帝至平帝未蓋其數矣而謂雄卒永始亦未必然計雄之終或在平帝末則其年正七十餘矣因雄歷成哀平故稱三世

不徙官若復仕莽詎止三世哉繇是知雄決無仕莽投閣美新之事而簡公謂班孟堅早世曹大家輩傳失其寔豈不然哉當平帝末莽已有都四海代漢室之形矣而雄獨稱漢道如日中天力不能回莽而假法言以諷切之雄之意至矣雄其媚莽者乎諒乎叔子之言曰閣百尺未必能投曰然則史不足信乎曰太史公記子貢宰我一以爲游說一以爲叛亂是亦足信乎而孔子主癰疽百里奚自鬻身在當時之言比比也何獨雄哉予悲守道君子蒙誣逮千載故因簡公之言而畢其說

馬援征五溪論

明李廷機



昔伏波將軍從世祖定天下爲漢家勲矣五溪之役復自請行據鞍顧盼以示可用談者壯之吾以爲援之不能抑其勝心也夫人惟其無長也有所自多其長則必跂焉而思展人惟其無勇也有所自負其勇則必躍焉而思奮人惟其無計也有所自智其計則必炫焉而思吐斯所謂勝心也勝心存於胸中故其遇事常喜其見功常慕至於長已展矣勇已奮矣計已吐矣而其跂焉躍焉炫焉之思猶時動而不能自己蓋勝心之難抑也如是夫援自奉書洛陽而知帝王有真則留侯之識也指畫隴右虜在目中則淮陰之筭也西鋤先零北出塞

漠南平交趾則樓船貳師之畧也能已見於天下曾不以此時守威定功解鞍釋甲修高密之內行效膠東之養重猶然衽金革之危樂汗馬之疲且非有根本之憂要害之梗也蠢然小醜偏裨可定而不勝其趨趨翊翊之意羸糧躍馬惟恐後時不亦僂乎且是時帝久苦兵間厭銜枚之事修儒雅之業慨然嘉與功臣列侯共饗太平之福蓋不欲以鞍馬煩之久矣援之請行帝憫其老未之許也援顧急欲自試何哉蓋自古智能猛悍之士徃徃急於自暴其技以求銜鬻彼其志固欲登壇仗鉞執馘獻俘有奇策材力之譽下之亦思執殳荷戈



願得一障而乘之。故廉將軍老矣，猶思用趙人王翦以老而爲秦強，起伐荆，李廣自束髮從征，數奇，其從大將軍出塞也，請獨當匈奴。趙克國先零之行，自請曰：無踰於老臣者矣。蓋其銳心猛氣，至於老而不休，功成而不倦，聞烽舉燧燔，則超距而作，攘臂而議，蓋自昔然矣。寧獨伏波將軍哉？吾之所惜於伏波者，喜馳驟之功，而忽止足之戒，樂躩躩之名，而闇歛藏之義，壯馬革之志，而棄明哲之圖，迹其事若有所便於邊檄，而將以自封者，故梁松之口得行，而蕙苾之謗不免，主眷不終，城西梟葬，援固有以召之也。夫馬力竭矣，而御者猶求焉，不已。

此東野畢之馬，所以必敗也。去楊葉百步而射之，能百中矣，而不以善息。至於氣力倦，弓撥矢鉤，前功盡棄，此養由基之射，客所爲欲教之者也。今援之所處，得無與求馬不已，不以善息者類乎？是故君子惜之也。大抵勝心難抑，抑之在乎養。昔者周公缺斨破斧，天下不以爲好兵，其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太公有虔秉鉞，天下不以爲喜功，其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維師尚父，時維鷹揚。二公皆以暮年出至闡外，然皆迫之而後應，強之而後起，及其罪人既得，則勿事街枚，會朝清明，則載橐弓矢，始終無勝心焉。彼固養之。



粹也紀涓子之養雞也三日猶虛憍而恃氣未也至於望之如木鷄而後曰其德全矣若伏波將軍蓋猶有虛憍之氣焉必如紀涓子之術則惟二公哉

伏波將軍碑

宋蘇軾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臣伏雖稍通置吏後復爲夷邳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二反嶺南震動六十八縣時世祖初平天下民勞厭兵力方閉玉門關以謝西域况南荒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袵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

廟食於嶺南者均也

周黨嚴光

明湯賓尹

漢光武應赤伏符起春陵不數載而噓炎劉之燼甫膺大寶下明詔安車玄纁徵周黨嚴光詣闕下親紬萬乘以禮下之論者謂兩處士直裘釣賤客耕野鄙人身處窮巷阨間未譚金版六韜之畧未親斬將搃旗之勞未監攻城拓地之績倏加以徵聘惠以寵光使榮華殿陛立名當世豈被褐懷寶者耶抑以什巾襲燕石者耶且帝果以天下厚故交如用南陽人之過計耶噫此光武所爲提綱挈領首躡大計而籍此兩人以磨礪一世之



氣節而培植百年之命脉也。蓋上表也。下影也。上聲也。下響也。表正則影隨。聲出則響應。上鼓則下答。不錙銖爽也。故人心何常。聽上陶甄耳。風俗何常。聽上轉移耳。西漢不愛高爵厚祿。以薊羶豪傑。故士皆驚尊顯。而委蛇變化。陰陽人主。以保寵榮。甚且僞符命。誦功德。羽翼獯獍。而不羞波流風靡。罔克樹立。不振刷挽回之安所底止。光武愬焉。謂國家隆替。其窾繫屬世風。而世風汚隆。其樞鍵又屬上人所好尚。徒整飭頹靡。而漫無所旌異。徒晉陳功。見能輩與剖符析圭。則天下亦董董爭陳功。見能以儼知遇。而欲冀砥礪名號。蟬翼富貴者。道何

繇。爲是下蒲輪之聘。搜巖穴之老。降黃屋之尊。禮不賓之士。朝耕釣於草澤。夕坐論於巖廊。旦倚衡門。而棲遲暮。揖天子而抗志。獨隆此兩處士哉。又豈直以恩渥而私厚。一布衣交哉。將令都人士之待下風者。懼然艷心。蹶然企踵。瞿然丕式。而顧化獎恬退之操。而鳧趨蠅逐者。將捫心退矣。顯修姱之行。而蒲伏瓦全者。將屈首下矣。褒高節獨行之士。而俛仰遷移。如脂如韋者。將改絃易轍。以象上意旨矣。竿先而衆樂和。標植而衆足趨。誠倡之也。故竟東漢朝罔不希光影。驚襲其香。儀其羽。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者。纍纍起世。不貴結綬。金馬之庭。



而貴側名道義之儔。不畏王朝鉗灼之憲綱。而畏高賢  
月旦之清議。迨晚節末路。雖幼后握鬯。巨奸縮樞。而左  
窺右覘。不敢竊移神器。譚者謂一系垂九鼎。則烈士扶  
持之功。而光武褒嘉節義之明效也。第其重名之過。不  
核中扁。王良應對。而姍於東海友人。樊英就聘。而壺山  
蒙其耻聲。士率競詭激。以博名高。而顧厨俊及。標榜成  
風。扞文網。以醞釀黨錮之禍。千載於邑。則始未嘗不匡  
世振俗。而後陵夷衰微也。噫。士期自振拔耳。商俗披靡。  
而伯夷之節不改。晉室清談。而卞子之忠自樹。詎可卑  
論儕俗。與世浮沉。必待上之鼓舞。而後輾然思奮哉。至

若身際熙朝。又不必拘守局曲。避地獨竄焉者。彼無軌  
翼當世之實。而長貧賤。驕語富貴者。又兩處士之羞也。

釣臺賦

明宗 臣

恭承帝命。以南邁兮。弭吾節於富春。儵微霜之殞百草。  
兮。何芳杜猶菲菲。其襲人。睇嚴陵之舊里兮。釣臺鬱而  
嶙峋。屯飄風其相薄兮。吹石瀨之礚礚。宿莽搖落而變  
衰兮。余又安得問夫白蘋。余又懷椒醕而瞰臆兮。蹇吾  
馬之逡巡。而不前。豈以沉淪之俗羈兮。乃不得以揖高  
士而執鞭。惟炎德之中天。而興兮。紛衆芳之雜糅。以比  
肩。何佳人之夸姣。以抗衡兮。乃獨抱孤貞。而自全衮冕。



黼黻之玄以章兮。蓀獨愛夫羊裘。覘鴻鵠之翱翔兮。聊寄吾跡於汀洲。昔傳巖之版築兮。武丁肖形以資厥猷。非熊之協帝夢兮。渭叟起而佐周。何帝之手詔以杼橈兮。羗獨偃蹇而夷猶。故人之不忘舊歡兮。情彷彿而至乎帝庭。何帝腹遽以足加兮。太史奏之客星。咄咄子陵之不肯爲理兮。帝何獨惜夫沉冥。蓀何高蹈而不顧兮。乃長揖以謝夫天子。朝發軔於漢宮。夕稅駕於江沚。有君如此其忍負兮。蓀蓀豈忘覩夫厥旨。痛韓彭之竟以烹醢兮。勃何辜而卒不免乎羗里。念盛名奇績之不可以善終兮。是用私情而惜此蘭芷。鳳凰之回翔而不肯

下兮。豈網羅之所能施。使蛟龍可得而常服兮。又何以卑牛馬而下之。睇江河之趨下兮。喟高風日逝而不可追。撫故迹而連蜷兮。悵吾生之獨後時。往昔既已不可復兮。與來者之猶可爲。委余佩之陸離兮。掛吾冠於南斗之墟。擘長虹以爲衣兮。拾青露以爲琚。托微忱於浮雲兮。蓀其攬瑤華而遲予。望美人而不見兮。羗獨立以踟躕。亂曰。維江有蘭。美人植兮。白雲茫茫。歸何晏兮。平楚落日。怨青楓兮。獨來乎山中。吾與汝嬉以遊兮。

廉范

明丘濬

廉叔度者。廉頗後裔也。守雲中而破匈奴之寇。守蜀郡



而興五袴之謠。此特當業之常爾。其平生懿行人所難及者有三焉。年十五迎父喪於蜀。蜀郡守乃其父故吏。厚資送范。范不受。扶父棺同溺水。得救。僅免一也。爲鄧融之功。曹融被獄。范變姓名爲獄卒。衛侍融。至死。竟不言。而又葬融。乃去二也。業師薛漢坐楚王謀反。事諸未敢視者。范獨往殮之。至觸顯宗之怒。而扣辯。以免三也。噫。范之孝義。可謂其愚不可及矣。但依托竇憲。得無愧哉。

### 黃叔度祠記

明孫繼臯

汝南故有黃叔度祠。歲久不飭。且壞。某君以職事薦蘋

藻於祠下。周覽太息。乃始葺而修之。蓋東漢之世。距今千三百年。其人與骨朽已久矣。而其祠輒壞。輒理。其名猶若新也。夫俾叔度與當世之賢豪比跡。而論烈則慷慨不若李范。死國不若陳竇。蓋史亦謂其言論風旨。亡所表見。而胡以沒而祠。祠而至今不絕也。嗟夫。方漢之季。士爭鶩卓詭之行。相矜以聲。相高以死。當是之時。服桁楊。齒刀鋸。甘心而不悔者。益肩相摩。踵相接也。其禍至於正人盡。而社稷從之。識者以此亦咎諸賢之少激矣。叔度何不足爲蕃。爲武。爲膺。爲滂。顧以爲捐吾生。亡救於天下。而又趨之。吾弗忍也。吾旣不能以一木支大



履之顛而又沾沾百里以爲惠使天下猶得而窺其淺深若太丘朗陵者吾又弗爲也所謂隕然其處順淵乎其莫窺者真知叔度哉後世淺中之夫以爲叔度名跡兩晦此特善自匿者嗟乎荀季和之賢也郭林宗之鑑也戴良之高才也蕃舉之盛名也咸匪樂自損而妄譽人者而靡不退然深服遠去疵吝叔度之長豈直善自匿也乎哉假令叔度而遭時得從其建豎必在當時諸賢之上何者善藏者必善用倏而蠖屈倏而龍躍自千載之下喻度之其辨此也必矣爲其實能辨之而其言論風旨又一世所見此真善處濁世者廼叔度所以賢

也雖然叔度并其當時之名與迹欲晦之而後之人乃區區尸而祝焉豈叔度之情乎蓋名以濁世晦者必以清時顯古之翳迹岩藪而垂聲來禩者非一也則叔度之久而獲祠於其鄉也固顯晦之理也哉且使後之人游於其祠而夷考其人錄其人以求其意庶其有風乎

郭太碑

漢蔡邕

先生誕應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矣若乃砥節礪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採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將



墜拯微言之未絕於時纓綏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聞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介鱗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已備禮莫之能致群公休之遂辟司徒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崖之遐跡繼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時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置念乃相與維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僉以爲先民既歿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於見述也今且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功烈奮於百世令聞顯於無窮

梁鴻

唐梁 肅

君得天元純誕其生知括囊道妙而游於世遭漢微缺澆風遠物君以爲道不可以殉時故安節以高蹈高蹈不可以激俗故登卮以作歌作歌不可以遺患故適越以遐遯遐遯不可以不粒故寄食於杵臼是以孟氏悅其道而妻之伯通尚其風而禮之安夫大而遺其細急乎語而順乎默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斯可謂高世之逸民矣原夫天之運也曰明與晦人之道也曰否與泰達人之否與晦之不可爲也故耦而耕狂而歌鑿坏以遁荷蓀以游而晦德避難不成乎名嗚呼伯鸞非斯人之



徒則誰與哉。孟子稱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然則聞君之風聲，亦將舍爾朶頤以觀我靈龜乎。

何進

明康海

靈帝崩，太子卽位，宦官蹇碩等欲誅大將軍進而立陳留王。協、袁紹因勸進，悉誅宦官。進白太后不聽，紹乃謀召四方猛將，使並引兵向京師，以脇太后。進然之。曹操聞而笑曰：「此一獄吏事也，何至紛紛召外兵乎？」吾見其敗也。康先生曰：「操之言是也。此漢之所以亡也。獨史臣不能識其意而妄爲之辭。爾曰：若盡誅之事，必宣露此何言也。凡欲除天下之大害，必先有以度天下之大義。」

苟義有所屈而事或安焉。君子寧拙事而信義，况事與義俱不得者。春秋之時，諸侯皆城成周而宋仲幾獨不受功。晉人執之於京師，此以王事討有罪也。而春秋以爲刑囚執人之事，大司寇之職。晉人不告諸司寇而擅執人於天子之側，則履霜之漸，篡弑之萌也。故特書而深罪若彼嚴也。何進不勝宦官之亂，乃大召外諸將之兵，使之挾持京師以誅其衆，當是時漢之危猶一綫也。乃又與諸將無嚴之兵，絕而墜之耶。此於春秋之法，蓋元兇首罪必誅而不赦矣。况而其事又未爲安也。宦官之毒，漢自恭顯而來，若是其遠也。蹇碩、趙忠、張讓之徒。



欲廢帝而立協逐太后而誅進若是其固也進於是時  
既不能修明漢家之法亟收其權杜篡弒之路又不能  
聲昭名義屬之司隸以誅其尤顧乃區區以狗彘紹之  
謀又稱白太后不從而計絕矣乃優游以待諸侯之兵  
乎李園之謀春申君也先伏死士以待棘門之內故不  
勞而春申死焉此蹇碩之徒所以勝進也董卓入關之  
後燔熾宮室篡廢天子蕩折民庶其孽禍萬倍於宦官  
也使進而在又將誰召以除之邪夫外諸侯之兵猶虎  
豹犀象不可入人之室也有丈夫者憂其家之爲崇禍  
也收虎豹之屬入於室而厭之至則盡啖其家人此於

崇禍何不除顧奚必虎豹犀象而後能也况乎卓之無  
所忌憚又甚於虎豹犀象者而使之操兵以入室乎易  
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必倍義而傷教也天下之事  
苟使倍義而傷教者爲之則未有不誅其君夷其社稷  
者矣人主之初也爲之師傅教導以增發其聰明不幸  
而有孽人窺覘於側亦必有以從容捍蔽潛消其志意  
則在我者可不勞而定而在彼者不刑而革也田氏之  
於齊其欲奪而有之豈一朝一夕也晏子方安舒和悅  
裁之以禮使勿自甚其所爲當是時以晏子之顯名顧  
不足以攻而滅也其理當如是至高國之屬則悻悻然



怒而作矣。姜氏之廟，由是不祀焉。彼高國者，有以啓之也。予讀漢書，至竇武陳蕃之死，曰：嗟乎！漢之亡也，其是以基之乎？乃其事未遠也，而進遽效之。古諺有曰：莫視其奧，先視其窾。以蕃武之賢，猶爾也。彼進者，何足以知其窾而視乎？

漢黨人論

明鄭 曉

嗚呼！君子未嘗一日忍忘其君，故綸中賦外，以敦王事，翕名歛跡，以完國體，皆以致吾心而植吾義也。周公何人，方其君臣相孚，僚儕相穆，鳳翥龍驤，劈畫四海，已而三叔閱垣，四國裂扈，成王含疑，召保弗懌，罪罟驟張，羅

織臣僕，留則翕訛益深，死則危疑驟變。周公於此，有去而已，而豐鎬之間，塗豕鬼車，禍且不測。殆夫！天道動威，王心悔悟，袞繡西歸，國是稍定，旋復東征，折斧破缺，君臣之際，若斯之難也。苟時不可爲，勢不敢爲，聞望不能爲，則遵養時晦，撫機順應，可也。又不幸則避難違俗，甘心白首，可也。是故元愷遜迹於四凶，阿衡寶稽於三孽，箕子被髮於狡童，仲尼脫冕於婦口，柳下躊躇於望國，伯玉卷懷於舊邦，石碣乞老於綠衣，季友假詞於執紼，先蔑避禍於適秦，子哀辭榮於遜魯，陶朱扁舟於烏喙，子房辭爵於赤松，進不結難，叢尤以忤戰龍之怒，退不



招朋游譽以干螫螻之嫌盤桓委曲不迫不徐可行可止憂樂偕時何其明且智也苟徇名既急熱心外慕群疑衆難自隙而起譬侯張矢集標起風摧君子恬焉自謂得志快意奮迹一時流聲千古而小人磨牙礪齒刀戟森然圍而割之煖谷可坑濁流可投機發立死而莫之悟豈不愚哉是故君子寧愛身以明道無寧辱身以殉人寧晦名以乘機無寧眩名以速謗寧含章以示拙無寧翹言以賈直寧約行以詭時無寧抗行以斂怨嗟乎此非達時大觀知天樂道黻然於進退存亡得失之際者不能與於斯也叔向數晉晏嬰憂齊泄治諫陳正

先訐秦忠則忠矣謂之知道則未也况其下此者乎東漢黨錮諸賢何其誤也甘陵二子賓客揣議何關國事遂成世網范岑冗識干竊吏權事起都邑聲流學胃當是時苟有遠覽深識之道障瀾拔石堅留力阻示以中庸道以愷悌動以危言感以血誠則潰瓜包杞飛鳥桃虫尚可救藥而郭林宗賈偉節李元禮陳仲舉諸人皆夙負時譽亦甘倡和朋徒之盛烈於周房附從之勢廣於岑滂亦且巧評激論顛倒豪強舉袂抗顏頓挫卿相其徒三萬動搖四海事極變起名盛禍隨張成龔脫徽纒交結宦闈露章上聞天子震怒謂其誹訕朝廷疑亂



風俗移貳貞方扇成詭怪矧人衆勢集則惡逆易染甘  
死輕生則殘暴難避人言可成主聽可移於是丹書下  
迫金購浚求督責郡縣守相停祿旬校姻婭坐收隣伍  
鈐赭徧於章縫鬻序鞫爲囹圄囊頭滿道檻車相望詞  
連迹牽者二百餘人已而霍尚書竇校尉表請再三帝  
怒消解闔氣益張善淑旣消陰邪遂熾龍羈涸轍豕白  
原野昔以拔茅今乃需血昔以尚口今乃剥膚當是時  
雖痛心改轍揮淚自懲亦已晚矣猶且恬不咎悟益肆  
標榜爾曰君俊我曰顧及譬之雷霆震裂之時而笑戲  
諠謾不知敬畏奇禍再起大變斯尋張儉發於朱並曹

節慘於侯覽刊章密捕踪跡亦繁李膺輩死獄者百數  
十人仇怨相訐報復睚眦其與黨人未嘗識面交言者  
盡罹罟網死徒廢禁又六七百人迨夫曹鸞申救殞命  
槐里於是凡諸黨人生徒吏屬之舊內外總冤之親苟  
在仕籍盡皆禁錮又不啻幾千人矣由是下蓄義憤上  
積刑淫干動天和鼓萃人怨黃巾倡亂搖動四方呂強  
因事進規稍得赦宥卒之賊盜滿山繡斧不能禁將帥  
不能戢板蕩烈於衰周典刑絕於商季董卓首撓鍾簏  
曹操遂移鼎龜諸君子當時忠義之腸今安在哉嗟夫  
諸君子不悟括囊之舉堅於金石剗削之困棘於焚巢



進退迫於羝藩行止迷於狼跋霰集而不知雨雪履霜而不知堅冰乃欲以區區語言回九河於死海起萬仞於蟻蛭計亦左矣坑誅之禍兆於橫議誹謗之律始於反唇况乎漢之失德其漸已久褒姒艷妻積穢中閨皇父家伯矯權外府戚里無丁公申伯之賢師尹有節山渥鼎之隙賦役繁重杼柚其空刑獄苛急握粟出入讒人交亂發笏逝梁貪人敗類遡風執熱迨其末年宦星掩帝忠臣烈士欲投巷牖之約則困於車隣之寺人欲避苓苦之災則懲於楊園之巷伯君子於此苟悟進退乘除之理身名緩急之倫十畝之桑何憂不給四簋之饋何患不飽經學不明爲人已甚舍田芸田所爲得希所失者大矣善乎叔度汪洋淺深莫測孺子耕稼賓客無聞姜肱韜面竟却圖形子龍漆工條然絕迹雖與黨錮諸君並居於世而身名俱全余有取哉

東漢節義

明李載贊

人言西漢明經術東漢重節義以今觀之西漢之節義一何多也又有梅福逢萌王君宮徐芳季子雲譚賢殷謨嚴光周黨王霸譙玄費貽李業王皓王嘉任永逢信劉茂郭憲許楊皆寧死而不肯仕莽與公孫述者故復錄而表之以見西漢之節義多也但西漢之直節隱於



說百論  
必以透

下東漢之直節憤於上隱於下者本圖免死又或不免於死或不免於全家俱死憤於上者自分必死以救同類之死以與惡黨之不敢肆而惡黨竟肆同類竟死况一身一家乎吾以是觀之處衰亂之世當危亡之朝或上或下皆未有可者也然則亦任之而已且漢自孝安而下固宜亡矣而卒不亡者何居則以賢人滿朝君子接踵虎視雖眈而虎口常探龍戰雖傷而龍鱗屢逆百折不回九死靡悔李杜滅而李杜復繼之繼之在野之血玄然黃然嚇可畏而遂縮之假使何進能聽太后之語不妄召外兵以討諸閹則袁曹雖強亦何釁而起乎蓋至老瞞專國二十五年終不敢篡漢自立則孔融雖死其所俾於漢帝者弘矣殺其身無益於君已勝於老死牖下者萬萬况有益於君耶西漢哀平未甚失德也而王莽從容焉飾智矯廉以取之向使終身謙恭下士不改漢家舊制則潛移嘿運不覺矣故知虎豹在山藜藿不採非虛語也吾又以是觀之東漢諸賢之憤於上非得已也然上焉可也憤然不可也正已而不求人以潛消其非僻之心正已而物自正以坐收其不顯之益斯善矣雖然此必學焉而後可也世之學而後入正者能幾人哉嗚呼不憤不發夫子嘗曰殺身以成仁



矣。孟子亦曰：舍生而取義矣。事君致身，此萬世律令也。此而不發憤，更待何時而後發憤乎？若夫明哲保身之云，直謂不在其位者發，非謂居高食厚者發也。慎勿錯引聖語，以悞後世可也。

先主

宋南宮靖一

蜀漢之興，昭烈實中山之裔，因獻帝爲曹丕篡，遂卽位於成都武擔之陽。觀諸葛亮當時勸進之詞曰：曹丕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裔，宜卽帝位。味斯言也，名正言順，漢賊逆順之勢，判於此矣。帝寬仁大度，能得人死力，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迹其崎嶇戎

馬之間，如神龍之在陂澤，無所因而飛騰也。降於呂布，歸於曹操，借勢於袁紹，爲客於劉表，兵日以弱，迹日以孤，而氣不少挫，志不少懾，雖顛沛艱難，而信義愈明，勢迫於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動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屈體英雄，要結同志，摧阻勅敵，因敗爲功，當是時也。孔明佐之，當其躬耕隴畝，抱膝長嘯，自比不下管樂。及昭烈枉駕三顧草廬，則慨然從之。比曹瞞下荊州，所得者韓嵩、蒯越、和洽、王粲之徒，而天下第一流，乃爲昭烈所有。是以邂逅之初，好同魚水，一時遇合，真君臣也。其在巴蜀，治兵講武，分兵屯田，以給兵食。



又長於巧思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  
咸得其要天下奇才敵人稱之科教嚴明賞罰必信道  
不拾遺強不凌弱下至橋梁道路井竈園溷無不條繕  
市無醉人其氣象剛大嚴毅至今與岷峨劍閣爭高加  
之當時又有關羽張飛爲之牙爪法正爲之主謀許靖  
糜竺簡雍爲之賓友蔣琬負社稷之器馬超兼文武之  
資黃忠之勇冠三軍龐統之冠冕南州此皆一時之名  
臣董和黃權李嚴輩劉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劉璋  
之姻親也彭美劉璋之所排擯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  
也咸擢居顯要盡其器能衆賢戮力上下同心奄有巴

蜀君臨一隅亦云隘矣及其托孤之際君臣肝膽相照  
無纖芥形迹何其盛也方之曹操沉命留連妾婦之態  
真犬彘之不若而謂昭烈敵哉昭烈謂禪曰勿以惡小  
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旨哉斯  
言皆可師法則知玄德天姿旣高克己亦力其從盧植  
陳元方鄭康成游啓告詳至弘益多矣

### 關壯繆侯贊

嗚呼篡漢者瞞也成瞞篡者權也瞞名漢臣也實漢賊  
也權陽瞞敵也陰瞞翼也公批亢於前而不虞姦於腋  
七軍甫淹六師隨厄使永安之恨不在許昌而在公安



建興之師不出樊城而出祁山安樂之戕與歸命之璧而相後先惜哉雖然不以間關而廢兄弟不以亂離而廢君臣其峙如者山嶽澄如者川流而炳如者日月星辰嗚呼此其所以亘萬古而猶神也耶

諸葛亮

八陣圖

明楊慎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成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爲成都近都則其恒所講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勦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慨者史論侯推演兵法作八陣咸得其

要自今行師更不覆敗深識兵機者所不能洞了蓋勝之於多筭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於背城而僥倖於深入也惜乎其方銳意以向中原而溪蠻洞獠左躍右跋以裂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憊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於二曹之梟敵而乃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獲天威神筭不聘於中原王者之區宇而僅以服南牛巴驂之偏方事機旣已遲精力又已虧勇賈其餘師用其分以爲大舉譬之逐盜救火之家挺刃決水猶恐不及而內有讐賊自相乘機胙篋助燎則雖有傍人之智力亦自無如之何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祚去



炎漢不待隕星而後知矣。嗟呼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下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耶。至其故壘遺墟。獨爲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竇憲常勒八陣。以繫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在漢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旣有成。而後世猶罕所稱述。况能傳其遺迹。至今乎。慎嘗放舟過夔門。吊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爲之。凡八行六十四絕。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

尺。耕者或刻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與。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之而已。耳。慶陽韓君大之。以進士出宰吾邑。始至拜侯之荒祠。次觀遺壘。重有感焉。謂慎曰。之罟篆鏤燕然銘石。藝焉。爾人不足稱也。愛其藝者。不泯其迹。矧侯之地。而可忽諸。今陣圖在夔者。有和叔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而此顧泯焉。無所表識。使往來不軾樵牧者。不禁非缺與。祠宇自當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書曰。諸葛武侯八陣圖。碑陰之辭。子宜爲之。夫崇賢好古。以示嚮往焉。循良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昔。則史氏職也。遂書之。



使刻焉

諸葛亮

唐孫樵

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洎漢盡矣武侯獨憤激不顧收死灰於蜀欲噓而再燃之艱乎而力哉是以國稱用武岐雍間地不尺濶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也夫以武侯之賢寧靡籌其不可耶蓋徼備隆中以天下託不欲曲肱安穀終兒女子乎將驅馳死備志耶由是覈武侯之所爲殆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提卒數萬綽綽乎去留無我拒者是亦善爲兵矣史壽以爲短於應變真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蜀地曹之君

臣將奔走固圉之不暇鍾鄧寧能越巖懸兵決勝指耶是井絡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殲武侯其不愛劉愈明白矣其姜維何力焉曩蟠南陽時人不與仲毅伍洎受社稷寄擅刑賞柄會心不愧畏人不疑黯何意氣明信之卓卓也武侯死殆五百載許今梁漢之民歌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而久也獨謂武侯之治比於燕奭彼屠齊城令諸侯下矣

○漢後主

明徐益孫

劉禪天下之賢主也劍閣一爐成都獻璽夷蜀化晉貶王爲公世且比於亡國之隸餘季葉之闇主豈不寃哉



大抵天下之舉事有幸有不幸而耳食皮相之夫徃徃因事之成敗而竊議於英雄之後舞管弄舌輕如旋風徒以快一時書生之見至使英雄飲恨抑首於九京之下而氣不得伸何敢望於區區之後主而獨令寬貸之也語云天之所興誰能廢之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後主之亡天也非人也昭烈有雄才少好讀書無論他事卽其彌留兩言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弗爲又曰惟賢惟德可以服人夫帝間關百戰日與武夫老革半銷髀肉於金戈鐵馬之間乃其馮榻訓子卽宋儒矻矻談論揮麈登壇脣爲燥而髮爲白也其誰能及帝之

兩言哉且後主非獨得帝力也武侯澹泊明志少伏牀下奉鹿門龐公之教故其出處獨正而其所以訓道太子者非三代伊呂之言所不敢出卽髯將軍而下非騃騃之雲龍則桓桓之召虎也內有昭烈之賢父外有吳魏之敵國而前後左右有武侯諸君之法家拂士彼後主者縱不肖猶蓬之在麻矣豈若曹丕吐雕蟲之藝文孫亮辨鼠矢之小慧哉帝崩時太子才十七耳以笄笄冲子而當國家新喪狙吳彪魏蹇衣而窺岷山漢水之傍兩家譎而用謀方思得其間飛流言中之君臣相疑讒釁中起在姬公不能免於孺子伍行人不能免於夫



差而丞相雖忠能免於後主乎不然以夜郎扶餘僅處海中之一勺猶得易置其將吏而操縱其生殺丞相雖忠能禁後主之不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乎能禁不以新進之士而積薪老成之上乎乃帝踐祚以來內外官府一切機務帝不敢自裁而曰以問丞相孰當長史孰當參軍孰當太尉孰當廢徒孰當髡誅帝不敢自裁而曰以問丞相渡瀘水軍祈山修好東吳雖敗績街亭師老糧盡帝亦不敢自裁而曰以問丞相蓋數十年主少國疑上不猜下不忌進不跋胡退不寃尾楫讓談笑於樽俎之上而從容指麾於羽檄交馳之下嗟呼異哉不

難於丞相之用後主而難於後主之用丞相不難於先帝之君臣交懽而難於後主之親丞相若父嚴丞相若師也丞相而在猶曰得以維鷲其手足丞相歿而若琬若允若禕若維猶得終身布帷幄之謀竭軍旅之事此曷故耶信昭烈而因信丞相信丞相而因信丞相在服之諸人斯又難之難者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孔子曰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後主之謂矣貂璫黃皓此不過掃除弄臣聊以俳優畜之如孝文黃頭奴耳不者丞相且立碎之死諸葛尚能走生仲達何有於么麼刀鋸之餘哉丞相之寬之而不以剪也有以也說者乃



言蜀由皓亡非也天也炎劉之燼光武颺之昭烈吹之  
二君以景帝之後而食孝文寬和之報武帝好殺迄西  
京而漢絕矣天之厚文幾二百年而又委其尾於若續  
若絕中山靖王之裔屈指先後主又幾半百矣月有死  
生瓦有反覆國祚之數有盈有虛天豈能常在卯金刀  
手乎太史公曰吾適過大梁之墟墟中人曰魏以不用  
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天方令秦平海內魏雖得阿  
衡之佐曷益乎嗚呼此可以論後主矣天之興也雖以  
始皇之鷙鷙劉裕之無賴收天下而有餘天之亡也雖  
以岳武穆之勇畧文丞相陸秀夫之忠誠留天下而不

足劉蕡下弟李廣不侯季女斯飢倡優被錦梧桐焦於  
爨下瓦缶掩乎黃鐘天下事幸不幸類如此者獨一天  
亡之後主乎哉經載主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  
不妄降壽非良史猶然稱之帝誠天下之賢主也有如  
天不去漢則以北地謀之烈漢南巴蜀之險一夫當關  
萬夫莫開雖百鄧艾其如漢何或以魏作蜀技安樂公  
喜咲自若諸臣睥睨詫爲閹夫嗟乎此非帝之閹也彼  
見王國之君竄身人手如檻猿籠鳥不能奮飛而無益  
於事况陰如昭賊如充庸詎知姜伯約復立之謀不先  
入其耳哉故佯驚佯喜以示其閹卻正不察教以西悲



失其旨矣孫皓欺黃口之餘沫作爾汝歌及種種戲謔  
以調其君臣其不死者倖也昔先主聞雷失箸而今後  
主亦倣其故智以待脫於司馬凡上之肉噫梟雄猾虜  
故有種哉

極力為後主出脫雖非正論然文氣汪  
汪若決千頃之波且以手異式雜之紆紆取  
向千古不刊之論

劉氏鴻書卷二十六終

第二十七卷

世系部 十八

尚論 三

阮稽劉畢阮

夏侯湛潘岳潘尼

王導

二陸 制

王導

王羲之 制

謝安

卞壺 碑

前趙淵聰曜 附五胡

前燕慕容氏

五柳先生 傳

謝靈運

梁朝總論

前秦符氏

狄仁傑

周子諒

唐高宗

賀知章 碑

顏魯公 記

李白 碑



南霽雲

碑

陽武

碣

何蕃

柳宗元

誌

裴度

韓愈

裴樞

卷二十七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七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尚論部 十八

阮籍稽康劉伶畢卓阮咸

史臣

夫學非常道則物不靡通理有忘言則在情斯遣其進也撫俗同塵不拘名利其退也餐和履順以和天真若乃一其本源體無為之用分其華葉開寓言之道是以伯陽垂範鳴謙置式欲崇諸已先下於人猶大樂無聲而蹌鸞斯應者也莊生放達其旨而馳辨無窮棄彼榮



華則俯輕爵位懷其道術則顧茂王公舐痔兼車鳴鳶  
吞鼠以茲自口於焉玩物殊異虛舟有同攘臂稽阮竹  
林之會劉畢芳樽之友馳騁莊門排登李室若夫儀天  
布憲百官從軌經禮之外棄而不存是以帝堯縱許由  
於埃壒之表光武舍子陵於潺湲之瀨松蘿低舉用以  
優賢巖水澄舉茲焉賜隱臣行厥志主有嘉名至於稽  
叔夜遺巨源之書阮氏創先生之傳軍諮散髮吏部盜  
罇豈以世疾名流茲焉自垢臨鍛竈而不迴登廣武而  
效嘆則嵇琴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彫風俗召以  
官効居然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威能符契情靈

各敦終始愴神交於晚笛或相思而動駕史臣是以拾  
其遺事附於篇云

### 夏侯湛潘岳潘尼

孝若揆蔚春華時標麗藻覩其抵疑詮理本窮通於自  
天作誥敷文流英聲於孝弟旨深致遠殊有大雅之風  
烈焉安仁思緒雲騫詞鋒景煥前史儔於賈誼先達方  
之士衡賈論政範原王化之幽蹟潘著哀辭貫人靈之  
情性機文喻海韞蓬山而育蕪岳藻如江濯美錦而增  
絢混三家以通校爲二賢之亞匹矣然其挾彈盈果拜  
塵趨貴蔑棄倚門之訓乾沒不遑之門斯才也而有斯



行也天之所賦何其駁與正叔含咀藝文履危居正安其身而後動契其心而後言著論究人道之綱裁箴懸乘輿之鑑可謂玉質而金相者矣

王導

史臣

飛龍御天故資雲雨之勢帝王興運必俟股肱之力軒轅聖人也仗師臣而授畀商湯哲后也負鼎俎而成業自茲以降罔不由之原夫典午發蹤本於陵寡金行撫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其心四夷已乘其弊旣而中原蕩覆江左嗣興兆著玄石之圖垂少康之祀夏時無思晉之士思文叔之興劉輔佐中宗艱哉世矣茂弘策名

拔萃叶情交好負其材智恃彼江湖思建克復之功用成翼宣之道於是王敦內侮憑天色而狼顧蘇峻連兵指宸居而隼擊寔賴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中謨竟剪吞沙之寇赤誠貫日主垂餌以終全貞志凌霜國綴旒而不口觀其開設學校存乎沸鼎之中爰立章程在乎櫛風之際雖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矣比夫蕭曹弼漢六合爲家奭望匡周萬方同軌功未半古不足爲儔至若夷吾體仁能相小國孔明踐義善翊新邦撫事論情抑此之類也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爲仲父蓋其宜矣恬珣踵死副呂虔之贈刀謚乃隕聲慙劉毅之徵



壘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實此之謂也

### 王導

導在江左爲一時偷安之謀無十年生聚之計陳頽勸抑浮競不能從也王敦殺周戴不肯救也卞敦不赴國難不能戮也郭默害劉胤不能問也庾亮召蘇峻不能止也石勒寇襄陽人疫死大半弊不能乘也葛陂淫雨三月不止困不能襲也晉帝拜其妻曹氏不能辭也又陰拱立以觀王敦之成敗而胸懷異謀觀敦與導書平京師日當親割温嶠之舌非素有謀約者敢爲此言敦已復誅當加戮尸污宮之罪又請以大將軍禮葬之敦

死後導與人言恒稱大將軍又言大將○軍昔日爲桓文之舉此爲漏網逆臣無疑徒以子孫貴盛史家掩惡以欺萬世謂之江左夷吾管氏輿臺亦羞之矣

陸機陸雲

制

唐太宗

古人云唯楚有才晉實用之觀夫陸賈陸雲實荆衡之杞梓挺珪璋於秀實馳英華於早年風鑑澄爽神情俊邁文藻弘麗獨步時言論慷慨冠乎終古高詞迴映如朗月之懸光疊意迴舒若重巖之積秀千條析理則電折霜開一緒連文則珠流璧合其詞深而雅其義博而顯故足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然其



祖考重光口口吳運文武奕葉將相連華而機以廊廟  
蘊才瑚璉標器宜其承俊義之慶奉佐時之業申能展  
用保譽流功屬吳祚傾基金陵畢氣君移國滅家喪臣  
遷矯翮南辭翻棲火樹飛鱗北逝卒委湯池遂使穴碎  
雙龍巢傾兩鳳激浪之心未騁遽骨修鱗凌雲之志將  
騰先灰勁翮望其翔躍焉可得哉夫賢之立身以功名  
爲本土之居世以富貴爲先然則榮利人之所貪禍辱  
人之所惡故居安保名則君子處焉冒危履貴則哲士  
去焉是知蘭植中途必無經時之翠桂生幽壑終保彌  
年之丹非蘭怨而桂親豈途害而壑利而生滅有殊者

隱顯之勢異也故曰銜美非所罕有常安韜竒擇居故  
能全性觀機雲之行已也智不逮言矣觀其文章之戒  
何知易而行難自以智足安時才堪佐命庶保名位無  
忝前基不知世屬未通運鍾方否進不能闢昏眚亂退  
不能屏跡全身而奮力危邦竭心庸主抱忠實而不諒  
謗緣虛而見疑生在已而難長死因人而易足上蔡之  
犬不戒於前華亭之鶴方悔於後卒令覆宗絕祀良可  
悲夫然則三世爲將釁鐘來葉誅降不祥殃及後昆是  
知西陵結其禍端何橋收其禍末其天意也豈人事哉

卞壺 廟碑

明劉三吾



公諱壺字望之。濟陰宛人。妻裴生二子曰眡曰盱。當晉室主幼國危。公爲尚書令。賊臣蘇峻擅兵歷陽。迫近京邑。詔公都督大征東諸軍。始戰西陵。爲賊所敗。繼擊之青溪。柵又爲所敗。賊勢愈熾。公忠烈愈奮。至不顧背。癰負疾苦戰而死。二子見父死。亦擁兵赴敵。以死。母裴慟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憾時。成帝之咸亨三年二月也。旣賊平。贈公驃騎將軍。加侍中。議者以未副衆望。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大牢。二子眡盱。悉以贈謚。自晉以來。廟祀不絕。故嘗謂士君子平居在朝。無敢言之忠。則倉卒臨難。必無敢死

之志。迹公在朝廷。知無不言。其於茂弘元規。曾無毫毛假借。時導以疾。弗朝。私送郟鑿。兩見廷奏。尤爲切直。語及王謝清談害事。至聲色俱厲。此其見理之明。信道之篤。雖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亦所甘心者。則夫賊峻小豎。抗旌犯順。其容少緩。天討之誅也。耶。兩戰而敗。公之不幸也。負劔力疾苦戰。公之所不計也。誠痛夫主辱國危。臣子肝腦塗地之日。故能棄必生而不逆。就必死以立忠。二子相繼以死。妻裴之哭其夫子而不憾。皆公忠義之所感發也。得謚忠貞。不亦宜乎。推此忠也。與日月爭光可也。蓋人心有死而不回者。忠貞一念是也。公歷事



三朝豐功偉績具在史載今按掇其大節勒諸貞石以壽不朽

王羲之制

唐太宗

書契之興肇乎中古繩文鳥跡不足可觀末代去朴歸華舒牋點翰爭相誇尚競其工拙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師宜懸帳之奇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亦爲迥絕論其盡善或有所疑至於布織濃分疎密霞舒雲卷無所間然但其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語其大量以此爲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踈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

束若嚴家之餓隸其枯樹也雖槎枿而無宛伸其餓隸也則餓羸而不放縱兼斯二者故翰墨之病與子雲近世擅名江表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縮秋蛇臥王蒙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雖禿千兔之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斂無半分之骨以茲播美非其溢名耶此數子者皆譽過其實所以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霧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正玩之不覺爲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謝安

唐張 拭

符堅掃境入寇方是時晉室之勢亦甚殆矣梁益旣非吾有襄沔復爲所破在他人宜恐懼失措之不暇而謝安方且從容應敵不過以江北軍事付之謝玄及劉牢之輩卒以成功蓋其方略素定非僥倖苟然也安於用人考察旣精不以親踈而廢玄有謀慮善使人而牢之勇銳出衆安所施置各得其宜蓋用兵之道當以奇正相須使玄將重兵於後此正也使牢之將精兵迎擊於前此奇也秦兵旣近洛澗牢之撓其鋒直搏而勝之不巳奪其心乎淝水之戰其勝筭巳在目中故秦兵一退

風聲鶴唳以至山川草木皆足以懼之惟牢之先奪其心故也安之方略可謂素定矣惟其素定故安靜而不撓其矯情鎮物豈固爲是哉夫有所恃故耳至於郤上流之兵又其一奇也得上流之兵不足以助益而適足以銷薄聲勢搖動人心桓冲是舉亦無謀矣吾慮旣定一郤其兵而戰士之心益固國內之情舉安安見之明且審矣嗟乎國之所恃者人林耳以當時晉室之勢獨任一謝安足以當符秦百萬之師以予觀之非特安方略之妙抑其所存忠義純固負荷國事直欲與晉室同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勳業誠與才合故也大抵立



大事者非誠與才合者不足以濟若安者其在東晉中人物傑出者哉

五柳先生傳 并贊

陶元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五柳樹因以爲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其解每有意念輒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旣醉而退曾不愜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箠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前趙劉淵聰曜

五胡附

彼夷狄者人面獸心見利則棄君親臨財則忘仁義者也投之遐遠猶懼外侵而處之封畿窺我中釁昔者幽后不綱胡塵暗於戲水口王失馭戎馬生於關洛至於筭強弱妙兵權體興衰知利害於中華未可量也况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許以殊才不居庸劣之下是以策馬鴻騫乘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呈技相害未有與之爭衡者矣伊陟啓興王之略骨都論克定之秋單于無北顧之懷獫狁有南郊之祭大哉天地茲爲不仁矣若乃習以華風溫乎雅度兼其舊俗則罕規模雖復石勒稱藩王彌效款終爲夷狄之邪未辨君臣之位



至於不遠儒風虛襟正直則昔賢所謂并仁義而盜之者焉。僞主斯亡，玄明纂嗣，樹恩戎旅，旣總威權，關河開曩日之疆，士馬倍前人之氣。然則信不由衷，自乖弘遠，貌之爲美，處事難終。縱武窮兵，殘忠害譽，佞人方轡，並后載馳，闡豎類於回天，凝科踰於炮烙。遣豺狼之將，逐鷹犬之師，懸旌俯渭，分麾陷洛。鐵馬陵山，胡笳遵渚，粉忠貞於戎手，聚縉紳於京觀。先王并賦，乃眷維桑，舊都宮室，咸成茂草。墜淚沾衣，行人洒血。若乃上古敦龐，不親其子，功成高讓，歸於有德。爰及三代，乃用干戈，將以振厥板蕩，恭膺天命。懿彼武王，嚴之列辟，載旆乘時，與

兵誓野，投焚旣隕，可以絕言。而輕呂旁揮，彤弧三發，豈若響清蹕於常道之門，馳金章於山陽之館。故知黔首來蘇，居今愛古，白旗陳肆，古不如今。胡寇不仁，有同豺豕，役天子以行觴，驅乘輿以執蓋。庾珉之淚旣盡，辛賓加之以血。若乃有生之貴，處死爲難。弘在三軍之義，忘七尺之重。主憂之恨，畢命同歸。自古篡奪於斯，爲甚是。以災氣成形，賊臣苞亂，政荒民散，可以危亡。劉聰竟得壽終，非不幸也。曜則天資虓勇，運偶時艱，用兵則王剪之倫，好殺亦董公之亞。而承基醜類，或有可稱。子遠納忠，高旌蹇偃，和苞獻直，艷明罷觀。而師之所處，荆棘生



焉自絕強藩禍成勁敵天之所厭人事以之駭戰士而宵奔酌戎杯而不醒有若假手同乎拾芥豈石氏之興何不支之甚也

### 前燕慕容氏

史臣

觀夫牝陰衍氣醜虜彙生隔閔諸華聲教莫○漸雄據殊壤貪悍成俗先叛後服蓋常性也自當塗紊紀典午握符推亡之功掩珉吳而可錄馭遠之策懷戎狄而猶漏慕容鬼英姿偉量是曰邊豪覺迹姦面寔惟亂首何者無名而舉表深譏於魯冊象龔致罰昭大訓於姚典况平放命挺禍距戰發其狼心剽邑屠城略地騁其螫

賊既而二帝邁平陽之酷按兵窺運五鐸啓金陵之祚率禮稱藩勤王之誠當君危而未立佳主之節俟國泰而將狗適所謂相時而動豈素蓄之款哉然其制敵多權臨下以惠勸農桑敦池利任賢士該時傑故能恢一方之業創累葉之基焉元真體貌不恒暗符天表沉毅自處頗懷奇略於時羣雄角立爭奪在辰顯宗主祭於冲年庾亮竊政於元舅朝綱不振天步孔艱遂得據已成之資乘土崩之會揚兵南驚則烏丸捲甲建旆齊征則宇文摧陣乃負險自固恃勝而驕端拱稱王不待朝命昔鄭武職居三事爵不改伯齊桓績宣九合位止爲



侯瞻曩烈而功微徵前經而禮縟谿壑難滿此之謂乎  
宣英文武兼優加之以機斷因石氏之釁首圖中原燕  
士協其籌冀馬爲其用一戰而平巨寇再舉而拔堅城  
氣讐傍隣威加邊服便謂深功被物天數在躬遽竊鴻  
名偷安保錄猶將席捲京洛肆其蟻聚之徒宰割黎元  
縱其鯨吞之勢使江左疲於奔命職此之由非夫天厭  
素靈而啓異類不然者其鋒何以若斯景茂庸材不親  
厥務賢輔攸賴逆臣挫謀於是陷金墉而欵河南包洞  
城而臨漠北西秦勁卒頓函關而不進東夏遺黎企鄴  
官而授首當此之時而凶威轉熾及玄恭卽世虐媪亂  
朝垂以勲德不容評以黷貨干政志士絕忠貞之路讒  
人襲交亂之風輕隣反速其咎禦敵罕修其備以携離  
之衆抗敢死之師鋒鏑乍交白溝淪境衝朝暫擬紫陌  
成墟是知由余出而戎亡子常升而郢覆終於身死異  
域智不自全吉凶惟人良所謂也

前秦苻氏

史臣

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墟紫宸遷鼉鼉  
之穴干戈日用戰爭方興猶逐鹿之並驅若瞻烏之靡  
定符洪擅蠻陬之桀黠乘羯虜之危亡乃附欵江東而  
志畚關右禍生蠱毒未逞狼心健旣承家克隆凶緒率



思歸之衆投山西之隙據億大之巖險總三秦之果銳  
敢窺大寶遂竊鴻名狡數奸雄有可言矣長生慘虐稟  
自率由觀辰象之災謂法星之夜飲忍生靈之命疑猛  
獸之朝饑但肆毒於刑殘曾無心於戒懼招亂速禍不  
亦宜乎永固雅量瓌姿變夷從夏叶魚龍之謠詠挺草  
木之休徵尅剪姦回纂承僞歷遵明王之德教闡先聖  
之儒風撫育黎元憂勤庶政王猛以宏材緯軍國符融  
以懿戚贊經綸權薛以諒直逞規模鄧張以忠勇恢威  
略備賢效足杞梓呈才文武兼施德刑具舉乃平燕定  
蜀擒代吞涼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遐荒慕義幽險

宅心因止馬而獻歌託棲鸞以成頌固以功侔曩烈豈  
直化洽當年雖五胡之盛莫之比也旣而足以夸世復  
諫違謀輕敵怒隣窮兵黷武懟三正之末叶耻五運之  
猶垂傾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負其犬羊之力肆其吞  
噬之能自謂戰必勝攻必取便欲鳴鸞禹穴駐蹕疑山  
䟽爵以侯楚材築臺以須歸命曾弗知人道助順神理  
害盈雖矜涿野之強終致昆陽之敗遂使兇渠侯間狡  
寇伺隙步搖啓其禍先燒當乘其亂極宗社遷於他族  
身首罄於賊臣貽戒將來取笑天下豈不哀哉豈不謬  
哉符丕乘亂僭竊尋及傾敗斯可謂天之所廢人不能



支符登集離散之兵厲死休之志雖衆寡不敵難以立  
功而義烈慷慨有足稱矣

謝靈運

梁沈約

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  
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係升降謳謠紛  
披風什雖虞夏以遺斯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  
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  
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詞潤金石  
高誼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  
之徒異軌同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

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  
久無嗣響至於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玉咸蓄盛藻則  
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  
文體三變相如巧爲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  
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  
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  
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  
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  
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右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爲學窮  
於柱下博物比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自建封暨



乎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適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并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更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騷人以來。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非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顏。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武帝

梁朝總論

唐魏

徵

高祖固天攸縱。聰明稽古道。亞生知學。爲博物。允文允武。多藝多才。爰自諸生。有不羈之度。屬昏凶四虐。天倫及禍。收合義旅。將雪家冤。曰紂可伐。不期而會。龍躍樊漢。雷擊湘郢。剪離德如。振槁取獨夫。如拾遺其雄才。大略固無得而稱矣。旣懸白旗之首。方應皇天之睠。布德



施惠悅近來遠開蕩蕩之王道革靡靡之商俗大修文教盛飾禮容鼓扇玄風闡揚儒業介胄仁義折衝尊俎聲振寰宇澤流遐裔干戈載戢凡數十年濟濟焉洋洋焉末晉以來未有若斯之盛然不能息末敦本斲彫爲樸慕名好是崇尚浮華抑揚孔墨流連釋老或經夜不寢或終日不食非弘道以利物惟飾智以驚愚且心未遺榮虛廁蒼頭之位高談脫屣終戀黃屋之尊夫人之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冕殿堂非有切身之急高祖屏除嗜慾眷戀軒冕得其所難而滯於所易可謂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矣逮夫精華稍竭鳳德已衰惑

於聽受權在奸佞儲后百辟莫得盡言險躁之心暮年愈甚見利而動復諫違衆開門揖寇棄好卽仇釁起蕭墻禍成戎羯身殞非命災被億兆衣冠斃鋒鏑之下老幼粉戎馬之足瞻彼黍離痛深周廟永言麥秀悲甚殷墟自古以安爲危旣成而敗顛覆之速書契所未聞也易曰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助者順高祖之遇斯屯剥不得其死蓋動而之險不由信順失天人之所助其能免於此乎太宗聰慧過人神采秀發多聞博達富瞻詞藻然文艷用寡華而不實體窮淫麗義罕䟽通束思之音逐移風俗以此而貞萬國異乎周頌漢莊矣我生不



辰載離多難。桀逆構扇。巨猾滔天。始似姜里之拘。終類望夷之禍。悠悠蒼天。其可問哉。昔國步初屯。兵纏魏闕。羣后釋位。投袂勤王。元帝以槃石之宗。受分陝之任。屬君親之難。居連率之長。不能撫劍嘗膽。枕戈泣血。躬先士卒。致命前驅。遂乃擁衆逡巡。內懷缺望。坐觀時變。以爲身幸。不忿莽卓之誅。先行昆弟之戮。又沈猜忌。酷多行無禮。騁智辨以飾非。肆忿戾以害物。瓜牙重將。心膂謀臣。或顧盼以就拘囚。或一言而及俎醢。朝之君子。相顧慄然。自謂安若泰山。舉無遺策。怵於邪說。卽安荆楚。雖元惡克翦。社稷未寧。而西隣責言。禍敗旋及。上天降監。此焉假手。天道人事。其可誣乎。其篤志藝文。採浮淫而棄忠信。戎昭果毅。先骨肉而後寇讎。雖口誦六經。心通百氏。有仲尼之才。適足以益其驕矜。增其禍患。何補金陵之覆沒。何救江陵之滅亡哉。敬帝遭家不造。紹茲屯運。征伐有所自出。政刑不由於已。時無伊霍之輔。焉得不爲高讓歟。

唐高宗 帝

劉 昫 石晉人

有隋季年。皇圖板蕩。荒主燁燎原之焰。郡盜發逐鹿之機。殄暴無厭。橫流靡救。高祖審獨夫之運。去知新主之勃興。密運雄圖。未伸龍躍。而屈已求可汗之援。卑詞答



李密之書決神機而速若疾雷驅豪傑而從如偃草洎  
謳謠允屬揖讓受終刑名大剗乎煩苛爵位不踰於邁  
軸由是攫金有耻伏莽知非人懷漢道之寬平不責高  
皇之慢罵然而優游失斷浸潤得行誅文靖則議法不  
從酬裴寂則尚恩大過姦佞由之貝錦嬖幸得以掇蜂  
獻公遂間於申生小白寧懷於召忽一旦兵加愛子矢  
集申孫匈奴尋犯於便橋京邑咸憂於左衽不有聖子  
王業殆哉

狄仁傑

宋范仲淹

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厦仆孰將起焉

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公  
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爲子  
極於孝爲臣極於忠忠孝之外揭於日月者敢歌於廟  
中公嘗赴并州緣過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  
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爲之感動詩有陟岵陟  
屺君子於役弗忘其親此公之謂與吁嗟乎孝之至也  
忠之所繇生乎公嘗以同府掾當使絕域其母老疾公  
謂之曰奈何重大夫人萬里之憂詣長史府請代行時  
長史司馬方毗睚不合感公之義歡如平生吁嗟乎與  
人交而先其憂况君臣之際乎公爲大理寺丞決諸道



滯獄萬七千命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  
栢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屈上怒曰彼置我不孝左右  
築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  
謂假有盜長陵一杯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  
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吁嗟乎執法之官  
患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  
宮道出妬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并  
州發數萬人別開御道公爲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  
清塵雨師洒道彼何害哉遽命罷其役又公爲江南巡  
按吏奏毀淫祠一千七百所所存惟夏禹泰伯季子伍

員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祠乎吁嗟乎神  
猶正之而況於人乎公爲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人紀  
之碑及遷豫州越王亂後緣坐者七百人籍沒者五千  
口有使促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理逆臣不  
言則孤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毀意不能定彼咸非本  
心惟陛下矜焉勅貸之流於九原郡道出寧州舊治父  
老迎而勞之曰我狄使活汝輩耶相携哭於碑下齋三  
日而去吁嗟乎古謂民之父母而公則過焉斯人也死  
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相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  
亂羽士貪暴公拒之不應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



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亂臣彼脅從輩聞王師來乘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兵殺降以爲功使無辜之人肝腦塗地如得上方斬馬劍加於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遷復州刺史吁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屈是謂大丈夫其公之謂乎爲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爲來俊臣誣譖下獄公曰大國革命萬物維新唐朝舊臣甘從誅戮因家人告變得免復貶彭澤令獄吏嘗抑公誣引揚執柔公曰天平吾何能爲以首觸柱流血被面彼懼而謝焉吁嗟乎陷阱之中不義不爲况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爲魏州刺史以禦焉

時河朔震動咸驅民保郭郭公至下令曰百姓復爾業寇來我自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爲之立碑未幾入相請罷戍疏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以息江南之餽輸識者韙之北狄再寇趙定間出公爲河北道元帥狄退就命公爲安撫大使前爲突厥所脅從者咸逃散山谷公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反側朝廷從之吁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爲豈虛尚清談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爲儲嗣一日問羣臣可否衆稱賀公退而不荅則天曰乃有異議乎對曰有之昨陛下命三思募武士歲時之間數百人及命廬陵王



代之數日之間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宮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閣中則天曰我夢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日感悟遣中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坐公於簾外而問曰我意立三思羣臣無不可者惟侯公一言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豈以一心之

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令陛下權親軍國陛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爲後如天下何且姑與母孰親子與姪孰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死以奉制陛下其曷焉於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耶已而奏曰還宮無儀孰爲太子於是天子復置廬陵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吁嗟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霆之威不得而變乎則天嘗



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爲？公曰：可將相者。公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思得奇才以成天下之務乎？荆州張柬之，真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雖遷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爲相，果能誅張易之輩，返正中宗，復則天爲皇太后。吁！嗟乎！薄文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公之勳德，不可殫言。有議論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栢不夭，金石不柔，受於天焉。公爲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沂師而不下。及居相位，又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於事業，當時優游薦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心哉？仲淹貶守鄱陽，移丹徒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之云：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騫，遡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爲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爲乎方一朝感通，羣陰披攘。天子旣臣而皇天旣周，而唐七世發靈，萬載垂光。嗚呼！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當。

周子諒

唐柳子厚



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數逐公爲御史抗言以  
白其事得死於墀下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  
議嗚呼古之得其死者衆矣若公之死志匡王國氣震  
姦佞動獲其所斯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  
聞卒以不試而獨伸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爲世軌  
第令生於定哀之間則孔子之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  
之間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興王之用歿不  
遭聖人之嘆誠立志者之所悼也

李白碑

唐范傳正

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復姓先夫人夢長庚而告  
祥名之與字咸所取象受五行之剛氣叔夜心高挺三  
蜀之雄才相如文逸瓌奇宏廓拔俗無類少以俠自任  
而門多長者車常欲一鳴驚人一飛冲天彼漸陸遷喬  
皆不能也由是慷慨自負不拘常調氣度宏大聲聞於  
天天寶初召見於金鑾殿玄宗明皇帝降輦步迎論當  
世務草簽番書辨如懸河筆不停綴玄宗嘉之以寶床  
方丈賜食於前御手調羹得音褒美褐衣恩遇前無比  
儔遂直翰林專掌密命將處司言之任每陪侍從之遊  
他日從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  
被酒於翰苑中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優寵如是旣而



上疏請還舊山玄宗甚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恐後患惜而遂之脫屣軒冕釋羈韉鎖因肆情宇宙間飲酒非嗜其酣樂取其昏以富作詩非事於文律取其吟以適好神仙非慕其輕舉將不可求之事求之欲耗壯心遺餘年也賀知章號公爲謫仙人吟公鳥栖曲云此詩可以泣鬼神時又以公及賀監等爲酒中八仙朝列賦謫仙歌百餘首俄屬戎馬生郊遠身海上往來於斗牛之分優游沒身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乘勝境終年不移時長江遠山一泉一石無往不自得也晚遊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盤桓利居竟卒於此

賀知章碑

明沈愷

余嘗乘舟登湖心寺南望四明諸山隱隱如畫北顧石虹襟帶碧流如染至含嵐浴暉頃刻殊狀殆不可攬結意必有異人宮焉何其山清水麗一至此也問之乃唐秘監舊宅相傳三十里曰賀家灣批草萊得斷碑遺跡尚在高標清氣彷彿於烟雲水石間賀監故鄞人天寶初夢遊帝居數日寤請爲道士還故里詔許之以宅爲千秋觀又求周官湖數頃爲放生池詔賜剡川西歸且放浪詩酒自號四明狂客胡華子居楚夢漁四十年不



知有城市。叔敖聞其賢，言之莊王，召與語，數日請歸。歸又夢爲楚官，入與王圖議政事，出治其民，甚適。覺而嘆曰：「叔敖其敗予哉！未幾，王召爲執珪，以不能事王左右，惡于生。王召責之，華免冠謝，則復嘆曰：「敖真敗余矣。」遂舍其官去。王使人視其廬，則不知所往也。失賀監夢遊帝胡華子夢漁，獨胡華子之夢漁，則寤其夢爲楚官，則不寤至執珪，然後去。悔亦晚矣。若賀監一夢帝居，卽寤卽托焉，以歸卽不復返，其賢於胡華子亦旣多矣。」

顏魯公

祠記

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爲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爲之

開

備闕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旣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爲之倡也。當公之舉事，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由此觀之，旣順且誠，天下從之矣。公又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入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爲御史，唐旻所譖，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晚相，德宗益惡公所爲，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卽以公使



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  
七矣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屠之說不皆合  
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  
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  
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况公之自信也歟惟歷忤大姦  
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  
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

南霽雲

碑序

唐柳宗元

急病讓夷義之先圖國忘死貞之大利合而動乃市賈  
之相求恩加而感則報施之常道睢陽所以不階王命

橫絕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奮百代而特立者也時惟南  
公天與傑勇神資機智藝窮百中豪出千人不遇興詞  
鬱龐眉之都尉數奇見惜挫猿臂之將軍天寶末寇劇  
憑陵隳突河華天旋虧斗極之位地圯積狐狸之穴親  
賢在庭子駿陳暮以佐命元老用武夷甫委師而勸進  
惟公與南陽張公巡高陽許公遠義氣懸合訐謀大同  
誓鳩武旅以遏橫壞裂裳而千里來應左袒而一呼皆  
至柱厲不知而死難狼躡見黜而奔師忠謀朗然萬夫  
齊力公以推讓且專奮擊爲馬軍兵馬使出戰則羣校  
同強入守而百雉齊固初據雍丘謂非要害將保江淮



之臣庶通南北之奏復拔我義類扼於睢陽前後捕斬  
要遮凶氣連阻漢兵已絕守䟽勒而彌堅虜騎雖強頓  
盱眙而不進賊徒乃棄疾於我悉衆合圍技雖窮於九  
攻志益專於三板偪陽懸布之勁汧城鑿穴之奇息意  
牽羊羞鄭師之大臨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諸侯環  
顧而莫救國命沮絕而無歸以有盡之疲人敵無已之  
強寇公乃躍馬潰圍馳出萬衆抵賀蘭進明乞師進明  
乃張樂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敝邑父子相食而君辱  
以宴禮獨何心與乃自噬其指曰噉此足矣遂慟哭而  
返卽死孤城首碎秦庭終惜無衣之賦身離楚野徒傷

帶劍之詞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無傳爇之嘆息有  
周苛之慷慨聞義能徙果其初心烈士抗詞痛滅洪之  
同日直臣致憤惜蔡恭於累旬朝廷加贈特賜揚州都  
督定功爲第一等與張氏許氏並立廟睢陽歲時致祭  
男在襁褓皆受顯秩賜之土田墓刻鮑信之形陵圖龐  
德之狀納官其子見勾踐之心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  
舉門關於周典徵印綬於漢儀王猷以忠寵錫斯備於  
戲睢陽之事不唯以能死爲勇善守爲功所以出奇以  
耻敵立謹以怒寇俾其專力於東南而去備於西北力  
專則堅城必陷備去則天討可行是故卽城陷之辰爲



尅敵之日世徒知力保於江淮而不知功靖乎醜虜論者或未之思與公諱霽雲字某范陽人有子曰承嗣七歲爲穉州別駕賜緋魚袋歷施涪二州服忠思孝無替負荷懼祠宇久遠德音不形願斲堅石假辭紀美惟公信以許其友剛以固其志仁以殘其媿勇以振其氣忠以摧其敵烈以死其事出乎內者合於貞行乎外者貫於義是其所以奮百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廟貌斯存碑表攸託洛陽城下思鄉之夢儻來麒麟閣中卽圖之詞可繼

陽城

遺愛碣

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卽隱所起陽公爲諫議大夫後七年廷爭輟至累日不解帝尤嘉意遷爲國子司業旌直優賢道光師儒又四年九月己巳出拜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郡李賢廬江河蕃等百六十人投筆奔走稽首闕下叫闔籲天願乞伏舊朝廷重更其事如己巳詔翌日會徒北留如初行至延禧門公使追奪其章遮道願罷遂不果獻生徒嗷嗷顧盼徘徊昔公之來仁風扇揚暴傲革面柔懦有立聽聞嘉言樂甚鐘鼓瞻仰德宇高逾嵩岱及公當職施政示人準程良士勇善僞夫去飾惰者益勤誕者益恭沉酗醜酒斥逐郊遂違親三



歲罷退鄉黨令未及下乞歸就養者二十餘人禮順克彰孝弟以興則又講貫經籍俾達奧義簡習孝秀俾極儒業冠屨裳衣由公而嚴進退揖讓由公而議公征甚遐吾黨誰師遂相與咨度署吏布告諸儒願立貞珉擬高狀明乃訪於學古之士紀公名字垂憲於後

何蕃

太學生

唐韓愈

蕃淮南人父母俱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於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百餘人又以蕃之

二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生詹言曰蕃仁勇人也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爲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與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生詹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啓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與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之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爲澤不爲川乎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克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



谿之高下然則澤之道是亦有施乎抑亦有待於彼者  
與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與吾  
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柳宗元 誌

唐韓愈

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年少已自成人能  
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  
宏詞授集賢殿正字雋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  
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嘗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  
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  
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卽位拜禮部員外

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居  
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  
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間常例召至京師又階出爲刺  
史而子厚得柳州旣至嘆曰是豈不足爲政耶因其土  
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  
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  
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  
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  
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  
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



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  
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  
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  
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  
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  
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至握手出肺腑相示指天日  
涕泣誓生死不相負背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  
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  
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  
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

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爲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  
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  
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  
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  
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  
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  
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此易彼孰得孰失必有  
能辨之者

裴度

劉 昫

德宗懲建中之難姑息藩臣貞元季年威令衰削章武



皇帝志攄夙憤廷訪嘉猷始得杜邠公用高崇文誅劉  
闢中得武丞相運籌訓戎贊成睿斷終得裴晉公耀武  
伸威竟殄兩河宿盜雄哉章武之果斷也晉公以書生  
素業致位台衡逢時遭屯振腕克醜誓以身殉不亦壯  
乎夫人臣事君惟忠與義大則以諉謨排禍難小則以  
讜正匡過失內不慮身計外不恤人言古之所難也晉  
公能之誠社稷之良臣股肱之賢相元和中興之功公  
胡讓焉昔仲尼嘆周室凌遲齊桓輔翼而有微管之論  
當承宗師道之濟惡也姦人遍四海刺客滿京師乃至  
開吏禁兵附賊陰計議臣言未出刺刀已堪胷苟非死  
義之臣孰肯橫身冒難以輔天子者苟裴令不用元和  
之世則時運未可知也臣所以明左袵之嘆宣聖獎賢  
之深

○韓愈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無慮三變高宗太宗大難始夷  
沿江左餘風飾章繪句揣合低昂故王揚爲之伯玄宗  
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  
燕許擅其宗大曆正元間美才輩出嚚嚚道真涵泳聖  
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皇甫湜李翱等和之排逐百  
家法度森嚴抵轍晉魏上軌漢周唐之文宛然爲一王



法此其極也。若侍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冊、則常袞、揚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譎怪，則李賀、杜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為一代冠，其可尚也。

裴樞

朱全忠殺裴樞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

范祖禹

白馬之禍至今悲之。歐陽修有言曰：「太常卿與社稷孰為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不能存唐，必不亡唐而獨存也。臣以為不然。昭宗返自鳳翔而全忠篡奪之勢已成，人無愚智皆知之矣。樞乃其黨，被其薦引以為宰相，不恤國之將亡，方且

宴安於寵祿，全忠之劫遷洛陽，昭宗未及下樓，樞受賊旨以率百官出長安東門，昭宗卒以弒殞而唐遂亡。由此觀之，樞為忠於李氏乎？忠於朱氏乎？且長安與一太常卿孰重？國亡君弒，與流品不分孰急？樞不惜長安與全忠，乃惜一卿，不與張廷範，不恤國亡君弒，而惜流品之不分，其愚豈不甚哉？夫樞非有忠義之心，能為社稷者也不勝其利欲之心，畏全忠而附之，弒其君父既從之矣，以為除太常卿小事也，持之不與，未必拂全忠之心而微以示人，至公從其大而違其細，欲以竊天下之虛譽，不意全忠怒之至此也。全忠以為此小事也，猶不



從已其肯聽已之取天下乎。是以肆其誅鋤，無所不至。不知樞等實非能爲唐輕重，乃全忠疑之過也。向使樞有存唐之心，當全忠之劫遷，端委而受劫於國門，天下忠義之士聞之，必有奮發而起者矣。樞不爲此而惜一卿不死於昭宗之弒，而死於廷範之事，處身如此，豈能爲國慮乎？迹其附會之忠，以爲相進，不由其道矣。乃欲上不失賊臣之意，下不失士大夫譽，其可得乎？白馬之禍，蓋自取之也。然自古如此，勿死者多矣。貪躁之士，亦可少戒哉。

劉氏鴻書卷之二十七



少欲之心... 不可少成... 勿死... 命之...



